

# 宋代魚籃觀音之信仰概況（上）

陳昭伶

觀音菩薩為攝化衆生而示現二十三種形象，法華經普門品及其他諸種感應傳、持驗記常述之，民間亦流傳此類圖像，較著名有清代卓峰之觀音應化圖三十三幅（現藏於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）。宋代禪僧的觀音像贊約有一百廿首，而述及魚籃觀音竟有二十七首，占近四分之一，由此可見禪僧們獨厚此形象之觀音，因此本文特別探討其發展脈絡，以窺宋代魚籃觀音之信仰概況。

魚籃觀音為漢傳佛教緇素所熟悉，然觀音菩薩究竟與魚、魚籃有何關係？這個問題通常都被疏忽，其實，魚與魚籃出現在觀音像中有其象徵意義。普拉塔帕帝亞·帕（Pratapaditya Pal）曾就一件創作於西元一百年前的印度、手持兩條魚的紅陶女神像評論說：「魚是代表富足、多產的古印度象徵，而『一對』則被認為是婚姻幸福的吉利象徵」，所以觀音提著魚籃的圖像，亦當是把魚當作富足、多產這兩種象徵的意味。

對中國人來說，魚（特別是觀音最常賣的鯉魚）意味著好運，有所謂「鯉魚躍龍門」之說，鯉魚象徵剛

強雄壯與具有變化能力，在長江逆流而上後，就會變成一條龍。觀音提著魚籃的另一個象徵意義，又可從「魚籃」與「盂蘭盆」相近的同音字來解釋，如Stephen F. Teiser提出：「魚籃代表的不是裝魚的籃子，而是指裝甘露與油煎圈餅的籃子。」<sup>1</sup>另外，觀音也與日連一樣扮演拯救地獄衆生的角色，因此魚籃觀音就與「盂蘭盆」有了關連<sup>2</sup>。

此外，佛教有一個重要的法器為「木魚」，魚因晝夜未嘗合目，以其象徵若欲修行，即必需如魚晝夜忘寐，恒常精進。<sup>3</sup>

魚籃觀音豐富內涵，是受到宋代禪僧們青睞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所題的魚籃觀音畫贊也較觀音其他形象為多，初步統計如下：

編號	禪僧	詩作
一 北磵居簡（一一六四 一二四六）	常思惟大士贊、馬郎	婦贊

二	石田法薰（一一七一）	三	無準師範（一二一七七）	四	大川普濟（一二一七九）	五	虛堂智愚（一二一八五）	六	偃溪廣聞（一二一八九）	七	佛海心月（一二一九八）	八	西巖了惠（一二一九八）	九	虛舟普度（一二一九九）	一〇	介石智明（？～？）	一	環溪惟一（一二一〇一）	二	慈雲大觀（一二一〇一）	三	（一二一〇二）

一	絕岸可湘（一二〇六）	三	劍關子益（一二九〇）	五	雪巖祖欽（一二一六）	七	兀庵普寧（一二一八七）	九	希叟紹曇（一二一九七）	十一	禪僧魚籃觀音畫贊
二	馬郎婦贊	四	噲子觀音贊	六	魚籃婦贊二首、馬郎	八	魚籃婦贊、魚婦觀音	十	贊	十二	禪僧魚籃觀音畫贊
三	馬郎婦贊	五	魚籃婦贊	七	魚籃婦贊	九	魚婦音贊	十一	贊	十三	禪僧魚籃觀音畫贊

十七位禪師共題廿七首魚籃觀音畫贊，由詩題可見禪僧將魚籃觀音稱爲馬郎婦、漁婦觀音、漁籃婦、魚籃觀音，漁婦觀音、漁籃婦皆爲魚籃觀音，詩作內容也分爲魚籃觀音和馬郎婦觀音兩大類，魚籃觀音贊有十六首，馬郎婦觀音有十一首；其中北磵居簡、佛海心月、西巖了惠、環溪惟一和雪巖祖欽等五位禪僧，同時有魚籃觀音和馬郎婦之畫贊，這兩類詩句的觀音形象似乎壁壘分明；而在漢傳佛教中普遍認爲魚籃觀音即馬郎婦觀音，但由觀音畫贊可知禪僧似乎不認爲魚籃觀音即爲馬郎婦觀音，如環溪惟一的〈馬郎婦贊〉、〈魚籃贊〉：

雲開天竺，月照金沙。心心妙法，念念蓮華。

華。未必將身許馬家。<sup>4</sup>

鰻喇籃中活錦鱗，風前提起不辭頻。幾回繞  
盡長沙市，賣與買人無買人。<sup>5</sup>

在十一首馬郎婦觀音詩作中經常出現馬郎、金沙、妙法蓮華經、金鎖等詞，而在魚籃觀音贊中甚少出現這幾個詞；在十六首魚籃觀音詩作中經常出現籃、魚、市、鈎等字，而在馬郎婦甚少出現這幾個字。由此可知禪僧大多不認為魚籃觀音即為馬郎婦觀音，因此以下將進一步探求魚籃觀音傳說之源頭。

### 延州婦女的傳說

魚籃觀音是三十三觀音中比較著名的傳說故事之一

，在佛經中找不到她的名字，但她的傳說被明確敘述發生在中國某些地方，因此魚籃觀音可說源自於漢傳佛教。

根據日學者澤田瑞穗〈魚籃觀音的傳說〉一文的考據，延州婦女與馬郎婦、魚籃觀音出現的時序如下：延州婦女（載《續玄怪錄》收於《太平廣記》一〇一卷）→馬郎婦（載祖琇《隆興佛教編年通論》卷二三）→魚籃觀音（載宋濂《宋學士文集》卷五二）。

「延州婦人」故事可主要參考《太平廣記》和《海

錄碎事》，其事蹟如下：

唐代有位年約廿四歲的「延州婦人」，皮膚白晰，頗有姿色。年輕男子上門求歡，她都不會推辭，但只要與她發生關係的男子，都能解脫色欲纏縛。過了幾年，此位女子往生了，因為她沒有家人，當地人就將她的屍首埋葬在道路旁。

唐代宗大曆年間（七六六—七七九），忽然有位胡僧從西域來，見到此墓就盤腿而坐，虔敬行禮焚香，繞著此墓一再讚歎。經過了幾天，村民看到胡僧如此禮敬此墓，就說：「這是一位人盡可夫的淫蕩女子，因為沒有家屬，所以草草埋葬在此路旁，和尚何必如此禮敬她呢？」

胡僧回答：「這不是你們所能了解的情形，她其實是一位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的大聖者，她的遺骨會串集如鎖鏈，如果你們不相信可以立即開棺檢驗。」

村民立即挖開此墓，檢視此女子的遺骸，果如和尚所言竟鎖鍊般串連。延州百姓皆感到不可思議，於是共同舉行誦經祈福法會，也建塔恭敬禮拜<sup>6</sup>。

「延州婦人」的奇特行為，對重視倫理道德的中國人來說，的確足以稱為玄怪，若無後來胡僧的點化，只不過是延州地區一位縱欲的淫蕩女子。「施一切人淫，

凡與交者，永絕其淫」<sup>7</sup>，可說是「以欲勾牽，令入佛智」，即為佛教「以欲離欲」的方便法及「隨其欲樂而為現身」的菩薩行。

「延州婦人」以「性」做為善巧方便，並非史無前例，在許多顯密的大乘經典都有相關的資料佐證，如《華嚴經》第卅九品〈入法界品〉中，婆須蜜多女告訴善財童子，若有男子欲火纏身，登門求歡，她就善巧開導，令對方解脫情欲束縛。她不起分別心，凡有所求，悉令滿足，藉此使他們離欲。

此「延州婦人」的故事被學界認為是馬郎婦故事的原型。

### 馬郎婦的傳說

「延州婦人」傳說比馬郎婦傳說早幾十年，在南宋初年編纂的《隆興佛教編年通論》和《法華經顯應錄》中，有馬郎婦故事的完整型態。《隆興佛教編年通論》卷二十二唐元和十二年（八一七年）記載如下：

唐代佛教盛行，而陝西東部的百姓喜好打獵，逞凶鬥狠，不喜聽聞佛法。有位年輕貌美的女子來到此地，由於容貌姿態優雅不凡，因此很多男子對她展開熱烈追求，她向仰慕者表達自己不喜愛世俗金銀財寶，若有聰明賢慧男子能夠一夜背誦《普門品》，願意以身相許。

第二天早上，有二十多人能熟背《普門品》。女子聲稱自己家世貞潔，無法嫁給這麼多人，所以請大家再背誦《金剛經》，若能一夜熟記背誦，將履行約定。第三天早晨，有十多人能熟背《金剛經》，女子再取出《法華經》七軸，約定三日內熟記此經，願意嫁給他。這次只有馬郎一人通過考驗，女子請馬郎依禮俗籌備婚事。馬家依照禮俗迎娶美嬌娘，女子迎娶至家中，一進門就表示身體不適，請求馬家另闢靜室讓她休息，不料前來道喜的賓客尚未離開，女子竟然就猝逝，屍首也立即腐爛，只好無奈匆匆下葬。

幾天後，有位身著紫色僧服老和尚自稱是該女子親戚，請馬郎帶他至墳前，老和尚以錫杖開棺，女子屍首血肉早已分解，只剩一條金鍊串連著的骸骨。老和尚以淨水洗滌骸骨，繫在錫杖上，告訴圍觀的群眾說：「這位女子是位聖者，為了解救你們脫離惡業，而方便示現。」說完忽然騰空而去，從此陝西東部的百姓很多信仰佛教者，都是由此女子所度化。。

這篇記載結構完整，先說明婦人出現在陝右的原因，婦人以熟背《普門品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法華經》者為婚配的對象，並說明自己家世貞潔，且需媒妁聘禮方可出嫁；這段情節與「延州婦人」相較，相當符合重視

禮教的儒家精神。整體來看，這可謂是一則相當成功的宣教作品，不僅內容精彩，又能含蘊教理，部分以幻化、戲劇性的情節，頗能吸引一般民眾。

僧人在點化衆人時，僅言婦人是聖者，並未特別指名是何菩薩。此故事並未明言此女是觀音化身，也沒有提到魚籃，甚至沒有交待發生感應事跡的確切地名。

在南宋以闡揚天台思想為主的佛教史籍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一云：「此普賢聖者」，卷五十三又云：「馬郎婦，憲宗元和普賢化身。」<sup>9</sup>而元代覺岸《釋氏稽古略》卷三則云：「馬郎婦，觀世音也。」<sup>10</sup>可知在宋代馬郎婦並未完全被指名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不過故事中的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與觀音能現婦女身的女性造型，實提供世人較多的聯想。

在馬郎婦故事中並未提到魚籃，魚籃與整個故事的發展似乎無關，後世為何又稱她作魚籃觀音？以下將進一步探尋魚籃觀音的起源。

### 註：

- 參見于君方著，釋自行譯，Kuan-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'vara，《香光莊嚴》第六十一期，頁八十二—八十三。
- 俞正燮《癸巳類稿》卷十五，《觀世音菩薩傳略·跋

》也提到民間有將魚籃觀音附會盂蘭盆的傳說。參見

俞正燮《癸巳類稿》，三編，《安徽叢書》第八函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民國六十年，頁十九。

3. 參見《敕修百丈清規》卷九法器章：「相傳云：魚畫夜常醒，刻木象形擊之，所以警昏惰也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冊四十八，頁一一五六上）

4. 《全宋詩》冊六二，頁三九〇一八。

5. 《全宋詩》冊六二，頁三九〇一八。

6. 「延州婦人」故事參見以下兩個版本：(1)李昉撰，《太平廣記》一〇一卷(下注出自續玄怪錄)，頁五四五

。(2)宋代葉廷珪編，《海錄碎事》卷十三(上)，〈馬郎婦〉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九二一冊，子部二二七、類書類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二年，頁六四五。

7. 宋代葉廷珪編，《海錄碎事》卷十三(上)，〈馬郎婦〉，頁六四五。

8. 釋祖琇，《隆興佛教編年通論》卷二十二，《正續藏經》，第一三〇冊，頁三一〇。

9. 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一為元和四年，《大正藏》冊四十九，頁三八〇。

10. 見《大正藏》冊四十九，頁八三三一。